王制箋

自序

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illegible][illegible]論[illegible]撫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劭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爲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攷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尙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益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强

爲爾雅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攷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祫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礿以禘爲殷祭又謂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衆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強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

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
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
達者理董之光緒丁未季夏月善化皮錫瑞自序

王制箋

善化皮錫瑞

王制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箋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言之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俞樾曰王制篇盧植謂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索隱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錫瑞案俞說近是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則已知王制之出於孔門又以王制爲多殷制引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則已知王制之通於春秋特未明言爲素王之制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箋正義曰南面之君五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

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不取王臣也故此作
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
不言帝皇制也禄者穀也故鄉注司禄云禄之言穀年穀豐乃後
制禄援神契云禄者録也白虎通云禄者録也上以收録接下下
以名録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
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禄之又
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日以庸制禄並禄在爵後
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財之物頒布在下最得國之重事須栽節
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
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禄又云君十卿禄並
先言禄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公者按元命
包云公之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于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
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
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
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
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
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
卿之爲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
氏熊氏皆爲任職事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
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
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錫瑞案此經所謂王者謂爲後世王
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者也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後世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實亦斟酌四代虞夏商周與答顏淵問為邦兼取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相類王制即素王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鄭君見其與周禮不合別之為夏殷禮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采夏殷然既已經孔子損益定為一王之法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鄭君未達於此故雖盡力彌縫猶多參差不合孔疏專申鄭義亦苦同異紛紜後儒多信盧植之言以為漢博士所定一代之制不知王制體大物博明其書可以治天下非漢博士所能作也鄭君以為在孟子後益以其與孟子多合似出孟子之徒故王制一書與孟子大同小異當是作此書者與孟子各記所聞未見其必出於孟子後也孟子曰天于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王朝連天子言之以子男合為一故凡五等侯國連君言之故凡六等此經王朝不連天子以子男分為二故凡五等侯國不連君故亦五等孟子之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明天位與共之義當與臣下同分勞此經之不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見人君獨立之尊初非臣下所敢並此其立意與孟子稍不同者足見此書非盡出孟子矣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據天故法三光文家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日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按繁露三代改制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與元命包說同王制與春秋通當從殷爵三等而從周爵五等者疑殷爵三等亦有公侯伯子男之分故鄭君合伯子男為一皆從伯而何君皆從子蓋分為五合為三故此經仍分五等也

白虎通引王制曰上大夫卿又曰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
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
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疏云
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與白虎通合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

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又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孟子言地而此言田者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田地通稱王制所云田卽孟子所云地故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數實合

三分去一之地而幷言之故王制所云田亦即是地非必其宅皆實田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又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幷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五十里當作五千里井數邑居山川至五千里意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故幷數之爲五千除去止平土三千也孟子云不達於天子此云不合於天子鄭注不合謂不朝會未能以其名通也通達同義是不合即不達鄭引春秋未能以其名通以解王制是王制與春秋相通之證也鄭又引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是鄭已知王制與春秋相通特未知即春秋素王之制而必引周禮以解之意在調停終嫌傅會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陸佃易祓金履祥皆駁之云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幷有所幷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鄭必爲此說者蓋據齊魯加封而言齊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魯頌譜曰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疆曰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據此則齊魯二國實有加封之事孟子以爲儉於百里即其始封而言其後加封不止百里史記以爲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當得其實齊王舅也魯衛王母弟也以親以賢合受殊禮周公大封諸國實亦有故周都偏西難以控制東方武王崩而東諸侯叛公懲毖後患

加封數國以蕃王室其時適當黜殷殘奄將蒲姑之後乃以殷墟封爵以奄益魯以蒲姑益齊因滅國而增封非能盡天下諸侯皆增之也周禮以爲公侯之封有四五百里周初亦非全無其事惟辭不別白以爲通制則與孟子不合亦與事實全乖鄭引周禮以解王顓和同今古文說因書魯有加封之事欲以概之九州案周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人作蓋亦當時有志之士采擴周法參以己見定爲一代之制籍比素王改制之意而封畿大小全然不同蓋以周初本有四五百里之封遂欲定爲通制後人不知二書皆出周末於周禮則推而上之以爲周公所爲於王制則抑而下之以爲漢儒所作或據王制孟子駁周禮或據周禮駁王制孟子徒滋衆訟未有折衷以鄭君之明而於二書未觀其通強欲調停多乘事實正義解注亦屬強辭解注象日月星辰口按元命包云日國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按考靈燿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又按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又解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

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天子三公以下正義不詳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與此稍不同周稱中日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當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卑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朝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錫瑞案前人皆不知王制是孔子新制與孟子言周室書制不必盡同故比孟子所言遷降一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無公王制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元士視附庸在五等之外但詳文義或以孟子缺公封爲誤或以王制不應別出三公不知官制小有損益記者別有傳聞此當各就其書解之不必是此非彼白虎通爵篇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又有次下又有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與鄭注合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

箋此與孟子所說略同百畝之分孟子作糞注云分或爲糞則此書亦有同孟子作糞者而注疏皆不解糞字則自當以分字爲正孟子云百畝之糞似亦當作分字糞種但云百畝之糞文義謬矣不明故以此書作分爲優祿以代耕非止下士自君十卿祿以及庶人在官皆有代耕之義孟子所謂治人者食於人也明乎此義則君祿亦有限制不得以一國爲已私吏胥之祿亦無贏餘但可與農人同餉口君不以一國爲已私則不蓋用國希吏胥與農人同餉口則不欺壓平民此古義之最善者王義解注豐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

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四實有九等此據上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卽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家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經云下士祿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

數公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數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徵

箋

次國小國云云左氏成三年傳全同王制所言制度多同公穀此獨同左氏傳蓋今古文說不異者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是非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規聘並會也言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下云爵異固在上者耳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雁又卿絺冕大夫元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又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是亦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又解注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又以大國爲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illegible]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

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錫瑞按注疏以出會一經甚詳徐師曾謂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乃宋明人移易經文之習未可信從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分界者方三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職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幷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正義曰此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九附庸地也箋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

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謂
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
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
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又解注曰建是樹立之義故
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
亦百里今識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
也每一箇國則準於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大國六十
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大國亦七十
里故知準擬六卿六十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十二小卿也者小
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
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
封與諸侯則諸侯爲主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其取故
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
已者既不得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隣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
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
於王府是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
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貢夏之未年
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
所居州界名也錫瑞按鄭君分別夏殷周又言周公斥大九州雖
極彌經終多支紕其說本無明據後儒多加駁難總緣不知王制
是素王之制非夏殷亦非周孔疏解注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
也是鄭孔亦知是假非實特未知設法即素王之法必引周禮事
事傳會以致多增葛藤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
法說辭通達亦未知其制出素王茲於孔疏解注周公制禮以下

皆略之但存鄭注侯攷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象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引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云云又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者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朌讀爲班

箋 正義曰名山大澤不以朌者畿外列土諸族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旣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所以不朌者亦與民其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卽周體山虞澤虞所擧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卽下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侯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賓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旣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旣云視元士則以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

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錫瑞按鄭以經稱縣內與殷周稱畿不同故以爲夏時未知此爲素王之制王制止有九卿無六卿亦無三孤鄭據周禮與此經不合富敗注云卿之田九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八其餘三亦待封王之子弟乃合君十卿歟此經與孟子同天子無明文據此縣內封國甚多千里亦非天子所獨有矣白虎通論制祿與此同推不以肦亦作不以封封肦本無大異鄭云讀爲班者肦即頒之異文儀禮聘禮肦內及慶車亦以肦爲班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

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

之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闕

箋正義曰此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入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千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錫瑞案鄭注雖能自圓其說未有實徵疏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宰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荅之云三代異物制公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盤鄉遂有無無以言王公鄉大夫有田麻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費何而子責急也此鄉亦隨問而荅非事賓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綦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圖耳此則鄭君之說趙商已疑之孔藏亦以爲非事實但知此爲素王立法則羣疑谿然矣茲但存鄭注侯致孔疏解注皆略之不具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箋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宰出泉恐此是口宰出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官謂其文

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丏錫瑞案口率出泉是漢法貢禹以爲古所無有而周禮先有之故漢人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王制爲孔子所定必無此等獘法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箋白虎通曰州伯者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引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云云又曰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極成也引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云云又引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太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公羊桓二年傳解詁曰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疏以爲王制及春秋說文據此足徵王制與

春秋相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
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三虞一同天道小備故二相黜陟也何
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爲伯何欲
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以其盛故抑之也
明有所屬也以二伯爲三公在外與春秋傳合爲爲黜陟與白虎
通引甘棠召伯詩合皆今文說正義曰爲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
卒伍州是聚居故云連屬卒州猶衆也伯卒正俱是長但異其名
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旣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
因者以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
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邱責衛
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謂
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閔禮宗
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
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
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
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
問云九州爲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
之伯卽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
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旣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
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疑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
旣用賢侯爲之者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
錫瑞案孔疏推闡極詳然亦未免辭費白虎通曰唐虞謂之牧引
尚書各十有二牧不云周亦謂牧是周禮建牧作牧之說皆今文

家所不用也虞禮以侯爲牧不知何代之制鄭信周禮故注云虞夏及周皆曰牧疏引鄭志證明其旨依鄭之義則周當八州八牧十六伯與王制八州八伯無牧者全然不同畿內不置牧與王制畿內無伯同而云比疑畿外應有而言則是强辭何如以經解經不必牽引之易明也茲具列孔疏而辨之後儒謂封建當襍以郡縣郡縣當襍以封建屬遠率州分屬二伯即封建襍以郡縣之義

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箋正義曰按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文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面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衞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不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孫希旦曰禹貢據一面言之故曰五百里此據兩面言之故日千里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

卿皆命於其君上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公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君

箋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繁露官制象天篇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說苑臣道篇曰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臣術篇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又論諸侯卿大夫曰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大國三卿云云又引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公羊桓八年傳解詁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

引元命苞曰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
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又
禮記皆義曰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皆與此
同是漢今文五經家皆如此謂惟古周禮則異異義曰古周禮說
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
萬二千許愼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
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則許氏
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鄭駁無考其注大傳以三公置九
卿爲夏制此注亦云夏制則於異義無駁可知孫希旦乃云此蓋
漢初未見周禮徒闕九卿之名而不知三孤之無竊事故敘於九
卿之下各置大夫三人元士九人專據周禮而盡廢辜經眞夏之
之見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駮不得體君蟲
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
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又封公侯篇曰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
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曰大國三卿云云正義曰夏之大國謂
公與侯也股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
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季孫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
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
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舍上
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
周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

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
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
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
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
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
司馬故云作三軍命王制故識之下卿卽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
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惡三
卿五大夫二卜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與命
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
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
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
餘亦不異也且家宰云施與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
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
大夫士之命及同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小國
者殷謂伯夏爵卿子男也按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
卿命於天子二小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
畢三卿按前云之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
三卿何上中下有有乎故知有二卿也按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
此列國之卿始再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云命卿始得列位於
王則子男之卿亦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
者謂子男之卿亦得三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
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鄭又爲一說義內之國唯置
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

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錫璜案疏解經注據詳特未知此爲素王之制損益三代而不盡與夏殷同與周有合有不合據周禮之合者證明此書可也據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書非也孔廣森曰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說然二者合一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請卿之命於天子者若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卿而一卿命於天子耳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箋正義曰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公孤一人而云諸公者答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尙書使管叔蔡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錫璜案此亦春秋素王之制說春秋者以單伯爲若大夫之命於天子者正天子使大夫爲三監之明證與管蔡監殷不同孔疏已明言之彼爲諸侯此爲大夫判然不合孫希旦乃謂經傳皆無其事漢人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之皆由不知王制出於孔門也秦設守尉監漢以刺史監察郡國皆即三監監方伯之國之義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

之世也冠禮記曰繼箋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入爲公卿大夫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得食兩家采不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
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爲後人輸佐得厲食
之引王制云云陳立疏證曰今文春秋說也春秋定四年葬劉文
公何休公羊傳注云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
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嘗益封其子孫劉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淩嗜
公羊禮說云圻外諸侯受采之制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公羊
注所云是也召公封燕仍爲王朝太保食采於周其文子世受之
春秋時周大夫有召伯是其例也一則入爲大夫時食其采身沒
之後仍歸采地於王朝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又云大夫不世爵
注訓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受采者但守其祿位而已
不得據有其地故衞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
采地於京師也錫瑞案此分別甚明二義當互相見皆春秋素王
之法也正義日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繼者故云祿也故
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譏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貪
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譏外諸侯世世象
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譏內諸侯不世爵而
譏外得世者以識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藩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
世也譏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
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
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
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愼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
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

云凡周之世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氏同案三傳義不相背公穀譏世卿正謂不世爵非謂不世祿與此經義亦相合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箋 正義曰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襃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又解注日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自藻而下一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云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
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
者衣無文章制黻而已錫瑞案孔疏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而後
又云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與
前說相戾而與司服賈疏相同蓋正義非一人所作當以前說爲
正疏解鄭注極詳而虞書五服五章當從伏傳不當從鄭脩書禮
儀志引大傳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
赤陳祥道禮書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
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兩
說不同作會會字作績是鄭義非伏義陳氏引大傳蓋誤當以脩
書所引爲正鄭君解尙書實本歐陽夏侯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
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
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
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據此則以爲
天子有十二章三公九卿有九章七章其說始於歐陽夏侯非鄭
君所創而其說與伏傳不合與尙書五服五章亦不合歐陽夏侯
必爲此說者當時古學盛行孝明皇帝詔以周官列尙書之前則
詔旨必以周官爲據故歐陽夏侯三家背師說而從之鄭君注尙
書周官兼采三家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從歐陽說
無日月星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又解華蟲爲雉宗彝爲虎雉
以牽合周官之鷩冕毳冕說雖善於傅會終皆周制不可以解虞
書若此經所云制出於素王又未必盡同於周制其詳既不可攷
即以周制解之亦無不可特不必更牽引虞書孔疏既知爲王者
之制矣必强別爲夏殷亦可不必鄭已明云夏殷未聞何須更加

膽斷乎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箋 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

命相當故不引之也案據此則鄭孔亦知周書不可以解王制待據爲夏殷尚未晰其源流耳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

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賜籭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箋正義曰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者亦謂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也旣與眾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

遇刑人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己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
輕重令所之適虔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敎之事謂
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聘篇
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錫瑞桀孔疏分別殷周未確白虎
通爵篇曰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矣於
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引王制云云
是爵人當於朝封諸矣當於廟義各有當非一爲殷法一爲周法
也說苑叢說篇曰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御覽引司馬
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
君子威小人也皆以爲通法以爲周制義勝孔蘇白虎通五刑篇
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路不與語放諸墝埔
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公羊襄二十九年闕弒吳子餘祭傳曰闕
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謂之闕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
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解詁正引王制之文疑此亦是素王所定之制與周禮不合者不
當以周制疑之亦不必以殷制解之故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注
云爲繇很爲害也盟纖論周秦篇曰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
人也身放殛而辱從世故無實不肖莫不恥也引王制云云漢五
經今文說皆如是蓋素王故制因吳子近刑人致竊乃有不畜刑
人之戒以視周官多設內官啟後世奄人之患者所慮爲深遠矣
示弗故生當作亦弗
欲生見經義遞聞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

箋 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按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襄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按左傳云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錫瑞案公羊說與王制正同此王制爲素王定制之一證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一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疏云

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據此則孝經說虞傳皆與王制公羊合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皆今文家說何氏不引周官左傳以解公羊具見家法之嚴許鄭雜引今古文以解經許以公羊說爲虞夏制與羣后四朝不合以左氏說爲周禮亦無明文可徵鄭據周禮以疑王制斷爲文襄之制王制作於周秦之際其時左傳未出未必是據左傳且公羊家必不用左氏傳此當各從家法解之經云大小聘與朝或是本於殷周或是損益殷周之制素王立法不當以不合周官疑之左氏傳有八聘四朝又有五年再相朝當時變禮並非古禮更不當以不合左氏傳疑之左傳亦云三歲而聘五年而朝雖與王制偶同但是朝聘霸主法非朝聘天子法亦不盡合此或周時本有此制霸主自尊大使諸侯以朝聘天子法待已耳五年巡守本於虞書今文說蓋以爲通制亦不當以周官不合疑之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巡行守土牧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又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巡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覲諸侯覲見

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身老人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箋正義曰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分故取四仲月也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岱也此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覲禮云諸侯覲於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
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問百年者就見之
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
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
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
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太師是
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
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
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
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
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
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吋有節氣早晚月有弦
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川陰管之同陽管之律
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鄭以先
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
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
先言者以同為平聲平為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川川是
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
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細以爵禮樂雖
為大事是非急切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攻
治之急故以為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法釋詁文法罰
法度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

洪尚書云每歸格於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
更去使之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
鄭云每歸者明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
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
山為南嶽[illegible]山山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
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
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
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從南
嶽之衡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鄭注云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恆山為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假至也釋詁文也云
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至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
祖禰用特悉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
于藝祖用特禰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
也殷周六廟甲七也錫瑞案疏解經注甚明云先儒以同為齊同
是鄭君之前無解為陰呂者漢書律麻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同上加一乃字必以同為齊同志又云同
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又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
名也師古曰[illegible]銅之名以合於同也蓋謂銅取同義不以同為別為
一物甚明新莽量銘云致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
記丁鴻七[illegible]云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守
篇云[illegible][illegible]義王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為民也張衡東京賦云同
衡律而一[illegible][illegible]音先儒以同為齊同之證鄭君過信周禮荀異先
僞周禮[illegible]有同律之文亦末明言此同律郎尚書王制之同律也
白虎通引尚書曰遂覲東后云云又引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

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與王制正同蓋伏生引以釋書者又云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蹕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引尚書曰二月東巡守云云同律度當得中亦必以同爲齊同之義南嶽據今文說當爲霍山尚書大傳說苑辨物篇水經白虎通說文論衡書虛篇皆以霍山爲南嶽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古文說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郭璞不知古說南嶽有二乃云漢武帝因讖緯移神讖緯多同今文故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郭又以爲一山二名不知實有二說孔疏引郭注不加并正亦不知南嶽有二說王制爲今文說解王制當從今文以爲霍山也白虎通攷黜篇曰先削地後絀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箋 正義曰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伐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不用命戮於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

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
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禱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
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於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
卑起最後聖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
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己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
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
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
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
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
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於祖
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將以告之
是也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
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
故上禱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六
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
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
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
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
祭名也錫瑞案疏引白虎通不全白虎通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
格於祖禰者言乎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引王制曰王者將出云
云又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
廟異義又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
曰歸格於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
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引王制云云曰類祭以祖配

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陳立疏證曰此處文不明當謂顧祭以祖配不曰配者尊無二禮云云也以此禰祭本爲告天天尊於祖故不及祖也異義今尚書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於上帝告攝讓非常祭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說文作禷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說其實今古文義相近說文祰告祭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反必親告於祖是造爲告祭之名禮家或有作祰者白虎通又曰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於尊者然後乃辭出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箋 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與此常朝別也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事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鼗皆所以節樂

者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發如小鼓
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
諸侯之命發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秩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若不
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
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尙書大傳云以兵屬
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
尉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大弓以授
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
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鄭國臣秩君子秩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
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
之於京師若未賜圭璜者則用璋璜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璜諸侯璋璜旣不得鬯則用藁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藁
圭璜之制按玉人藏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靑金外朱中鼻勺
衛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又典瑞注璜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
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藏
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
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錫瑞案經云
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皆以則宇絕句白虎通三軍篇王制
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又攷黜篇曰禮說九
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
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
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

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所引禮說爲禮緯含
文嘉文曲禮疏所引同公羊說九錫之次則異曲禮疏載其說云
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車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
秬鬯彀梁莊元年傳注引禮說惟七弓矢八鈇鉞爲異韓詩外傳
引傳曰諸矦之有德者天子賜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
次又異九錫與九命同異又有數說何氏公羊解詁旣引九錫之
文卽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
意以爲九錫卽是九命曲禮疏引許愼鄭司農皆以九錫卽九命
與何氏同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矦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
諸矦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
氏異白虎通云五十里不過五錫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錫而
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正同何氏注義白虎通又云一說
盛德始封百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秬鬯增爵爲矦益土百
里後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
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矦則以九錫分
爲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說又異王制是今文說當與
何氏公羊注白虎通前說合白虎通云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
所以斷大刑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
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
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
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
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

也君子有圭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又云喜怒有節誅伐刑剌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故賜之玉瓚使得專爲暢也引王制云云又朝聘篇曰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攷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箋正義曰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是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書學道藝欲使天下之文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

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圜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泮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錫瑞來白虎通引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不言三代異同當是三代通制鄭君以爲殷制孔疏又引下文之注以解之遂致學制糾經不明致古立學在門堂之塾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尚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鄭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宣十五年傳解詁略同此鄭學在塾之證而小學亦在塾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古左宗廟右社稷公宮南之左乃宗廟之地安得於此立學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公宮南之左卽虎門之左乃路門之左塾也保氏當居右塾不言者省文此經以師氏統保氏故言左不言右賈則左右塾皆有學正如大傳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師氏居左塾保氏居右塾之證蔡以此證明堂四門大學則誤以證路門左右小學則正合矣小學必在路門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歲入小學必離宮中不遠諸侯之子亦然諸侯不知以何官當師氏保氏其小學亦必在路門之塾蓋三代通制如此若謂王者相變

小學或在郊入歲太子遠入郊學殊非人情必不然矣且大學亦在塾祭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引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據蔡說則東西南北四學在明堂東西南北四門蓋即四門之塾四學各有異名玉海引禮彖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譬宗據其說則太學中學即辟雍在明堂之中四學其在一處故王制以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言之若一在國一在郊相去甚遠豈得遙遙相對漢儒孔牟馬宮盧植顏容皆謂明堂辟雍太學是一與蔡邕同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雝之以木示圓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與孝經援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太學同處之確證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塾正與各鄉小學虎門小學制度不異鄭駁異義引王制文云然則大學即辟雍也又引詩頌泮水大雅靈臺云則辟雍與三靈皆同處在郊矣是鄭亦謂大學在郊不堅持周大學在國之說古國中地狹大學人眾經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是王子國子由虎門小學凡民俊秀由各鄉小學學成之後皆入大學非國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郊七里之內鄭注引書傳已不合孔疏引周制百里郊更遠今制之不載疏引經下文以解此皆非是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

疏正義曰按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爲師祭也謂之禡者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初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帛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帛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古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

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案注疏分釋菜奠幣爲二似宜合釋菜爲一釋奠有牲幣無菜盎釋菜是禮之輕者惟士子始入學用之學記曰大學始敎皮弁祭菜是也以訊馘告是大典禮不當用菜白虎通三軍篇曰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言於祖廟命遣之義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爲盡物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巢也覆敗

箋正義

曰穀梁桓四年范甯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
骼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
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髃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
於右髃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
義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
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
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故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
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
蒐為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
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
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
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
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
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
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
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
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譏何休之
言嘗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
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田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也中
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
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
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
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
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

殿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綏字是系旁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爲則之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獘春者謂獘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獘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殺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末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按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置罦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蒸則正月羅獮祭魚虞人不得入澤采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獻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斬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罻羅書按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雍云鳥罟謂之羅罻羅總是捕鳥之網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

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
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靡不卵據春
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靡天鳥翼鷇卵是春尤
甚以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錫瑞案鄭釋廢疾足徵孔
子改法實有其事公羊春秋三時田爲孔子所改之法則王制三
時田與公羊合者亦當爲孔子所改之法明矣鄭釋廢疾以爲四
時皆田夏殷之禮而注王制又以夏不田爲夏時未免自相盜戾
且既以三時爲孔子所改則非夏時已有此制明矣繁露深祭名
號篇曰獵禽獸者號一尸出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獨無夏田
或於下加夏獵二字誤何氏公羊解詁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不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
取之據何君說古本四時皆田孔子作春秋以夏乃長養之時恐
傷害幼穉故爲後王立法夏不田止用三時田月令孟夏之月毋
大田獵與夏不田義合何鄭皆以穀梁義有夏田案穀梁桓四年
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四時之田用三焉推尋穀梁之義似亦以四時之田止用三時解
者以下文一爲乾豆云云爲用三似非其義劉子政治穀梁者也
說苑曰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
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穀梁家以爲夏不
田之明證劉逢祿難鄭釋廢疾謂鄭以爲夏時無據公羊得之口
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柳興恩穀梁
大義述又駁劉曰四時皆田不獨周禮左氏亦然劉謂周官六國
時書左氏亦不足據耶車攻周宣王詩可謂之子于苗非夏田耶
案柳氏全不曉今古文家法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皆古文與今文

不合劉逵廢不信左氏何得據左氏難之詩云之子于苗鄭釋廢疾早已引證蓋四時田是古制三時田是春秋新制不得據古制疑春秋制爲誤亦不必以春秋制詆古制爲非治經者各從其家法解之斯得之矣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正義引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王制與曲禮稍異記者各記所聞凡疏屑屑分別非是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而食

箋正義曰言欲制國足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畱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畱一分三年又畱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人民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也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旣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旣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
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用毀云
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人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
須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宮天地郊社
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
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
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
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
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
大將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達者按釋例云禮記後
備所作不甚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是殘暴物被殘暴
則盧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亮典云浩浩滔天故
云浩猶饒也錫瑞案注疏不解冢宰當是即以周官之冢宰解之
證以白虎通則此經冢宰必非周官冢宰白虎通爵篇云論語曰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
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
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
日天于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
也陳立疏證曰天官序官云冢宰卿一人周書大匪云乃詔冢宰
卿此蓋專言周制也至王度記所云則殷制曲禮篇天子建天官
先六太曰太宰太宗云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云云鄭君以
爲殷制雖無明據然太宰非賁卿而止爲天官之屬則與宋官名
合宋承殷制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

哀二十六年者其目則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需
冢宰也唯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爲太宰於司寇之下
其非上卿可知則殷制冢宰爲天子之大夫明矣故下封公侯篇
引別名記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所以
全其生齋其養也故兵稱天以司馬爲天官則冢宰非六卿之長
其爵但如大夫耳陳氏疏今文義甚略白虎通雜采經傳多以前
一親爲主或曰云云皆廣異闕或兼采古文說此或曰引周官正
見古文說與今文不同則其前引王制冢宰制屬用又引王度記
冢宰是大夫非卿此王制冢宰亦必是大夫故下文有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爲三卿而無冢宰自今文說滿遂人但知有周官冢
宰以爲王制冢宰亦同非白虎通無以知其異矣白虎通爵篇引
王制曰大喪三年不祭爲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繫露郊祭
篇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
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
而行事案天子諸侯以國爲體天子垂天地諸侯重社稷越紼行
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若祖宗雖比死者爲尊而死者亦社宗之所
悼傷必不忍遂享祭故俟喪畢乃祭此天理人情之至周衰禮廢
諸侯不俟三年卽吉乃非禮之大者左氏習見春秋時事誤以爲
禮朱大韶左氏短喪說言之甚詳杜預乃據以倡短喪之邪辭反
疑孔門之書不合春秋不知其所謂春秋者皆左氏之文非孔子
之春秋大義也孔疏引之不加駁正恐誤後學不得不辨孫希旦
不知此義乃云在喪而祭者使人攝正所謂又從爲之辭古禮祭
必失婦親之無使人攝代者此經云喪三年不祭不云喪使人攝
祭孫所引證皆渺茫不可據白虎通禮樂篇曰禮者盛不足節有

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貧富不相懸也繁露引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漢書食貨志曰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公羊宣十五年解詁曰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二說與此經文略同三十年有十年之儲與孔疏正同穀梁莊二十八年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經文正同此穀梁同王制之一證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以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人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箋

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

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
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遠義許奪情故日月
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按左傳大夫言
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言三月而葬者此記者皆以降二爲
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
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
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
左氏爲短元箴之日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
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
三月卽大夫之踰月也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
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遠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
小不須顯異不積士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
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
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云雖雨猶葬
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
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
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
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
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
雨止公羊說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
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
在廟及在路及葬皆得爲雨止云封謂衆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
窆故明之云封謂衆土爲墳云周禮日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者是
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邱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

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侯曰封又
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
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
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
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
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廬植解從云生
者若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者若
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
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
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
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
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爵與小記
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
喪祭尚禰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
必知祭兼喪祭與廬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
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上子爲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
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嘗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
生者祿耳故知廬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錫瑞棨
孔疏經文大夫士三月而葬庶人葬不爲兩止喪不二事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剖析同異皆極名通禮家各記所闕或小有參差或
偏舉一面全賴注家疏通證明攷其參差之由兼舉兩面爲說斯
有功聖經矣若膠濡訛通聚訟無已是此非彼執一書以盡廢羣
書則上違聖經下誤後學古禮不明皆由於此如此經明以葬不

爲雨止喪不貳事皆屬庶人公羊說賤不能以雨止與此經同穀梁說人君不爲雨止與公羊異許鄭皆謂穀梁說非鍾文烝强護穀梁謂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爲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左氏公羊皆未可用正是執一書而盡廢羣書者其膠滯趾通不亦甚哉白虎通崩薨篇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引王制曰天子七月而殯云云又日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載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公羊隱三年傳解詁引禮天子七月而葬云云與左氏同此今文與古文不異者猶王制或同周禮也白虎通又云封樹者所以爲識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說文木部欒下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亦今古文略同孔疏引白虎通粟字誤當作欒白虎通云庶人樹以楊柳與此經同庶人不樹遊與或以楊柳三字衍文白虎通又云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引王制作葬與喪字義不異白虎通又引王制曰天子棺椁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單祫備爲一稱今經無此文疑逸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

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之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箋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祧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

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焉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適論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

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注大祖至亦然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女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宅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以夏殷始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祭法云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云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上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以其總稱元士故晉義云入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錫瑞案

疏解經注甚明七廟中鄭斥王尤確惟王制與祭法不同之處尚未瞭然鄭荅趙商以爲祭法周禮王制或夏殷雜亦屬調停之見祭法言廟制絕異月祭非周制所有壇墠與金縢不同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無始祖尤不可解大夫士卑不祭始祖可也豈有天子諸侯不祭始祖者乎所言七廟一壇一墠直是九代以次推遞並無始祖不祧之廟祖考是五世祖鄭注祖始也非是若祖考是始祖諸侯去祖爲壇何以解之諸侯祖考是五世祖天子祖考必亦是五世祖矣祭法不知何代之制其云始祖無廟與韋元成云始祖配天而不爲立廟同一駭人聽聞之說鄭以祭法爲周禮周禮何嘗無始祖廟乎鄭但知祭法大夫祖考無廟不知祭法天子諸侯始祖皆無廟大夫無祖考廟可以非別子解之天子諸侯無始祖廟實無以解鄭必以祭法爲周禮故强解祖爲始孔疏疑其失文而不能不强爲之說故云計則祖考之廟嘗在二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據孔疏可知鄭注非確解矣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正本祭法之義而與祭法實亦不合蓋祭法並無始祖廟鄭王皆未見及於此也王制七廟盧植謂據周與鄭同孔子所定後王之法亦從周禮王肅以爲七廟不專據周未始不可特以文武受命祧爲權禮所施殷之三宗亦不以爲數則沿劉歆宗無數之邪說不知廟制不可妄增廟以報本追遠非以報功崇德如謂有功德則廟不毀爲天子者諱肯自謂無功德爲天子子孫者誰肯謂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爲臣者諱敢正言如此則天子無可毀之廟故東漢後帝皆稱宗遂變爲同堂異室不知廟無二主同堂異室正是祧廟之制名爲不祧而其實已祧後世

皆沿其失而莫能正天子七廟之禮遂不可復皆由劉歆王肅宗無數之邪說啟之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箋正義曰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器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因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眾也冬之時物成者眾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按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一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言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

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竈戶自外與天子同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門行中霤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旣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殽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殽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殽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錫瑞案孔疏於鄭注分別夏殷周解說甚通云夏殷祭無文又云不可彊解合之爲一足見禮家記載各異有夏殷禮有周禮有周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王制損益三代故或從周或從夏殷以經解經不必多引異義鄭君改宇特以意揣亦未嘗不設疑辭也祭義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與此經同宋本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今本春曰祠夏曰禴疑後人據周禮改之白虎通郊祀篇云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眾也冬之物成者眾或用古周禮說與王制不合詩疏引禘祫志云王制記先主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也繁露王道篇曰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董子明言春秋立義正素王立法之明證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據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卿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謂大夫祭五祀與王制同與祭法異五祀據月令與此鄭注不同引月令行作井與高誘本同與鄭本又異蔡邕高堂生傅元杜佑等爭論行井何者應祭或謂行井一也亦是彊爲調停實不可強合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生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鯀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箋正義曰按昭七年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錫瑞案鄭引傳不甚合故孔疏亦疑之顧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顧所引左傳較鄭注爲合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諸侯礿犆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

箋正義曰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惟犆爲時祭之礿故

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按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按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用以為常者按禮緯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祫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
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緯云祫禘祫嘗祫烝天于位尊故先為大
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嘗祫云諸侯嘗祫烝諸侯位
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
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
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
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
然按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
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
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
時俱殷祭也皇氏之說非也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
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
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
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
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
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
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禘一犆一祫者言
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
云一禘而云祫一者禘在礿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

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於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錫瑞案鄭君魯禮禘祫義謂儒家說禘祫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諦諦爭論數百年來鄭考春秋所書與公羊五年再殷祭定爲三年祫五年禘其精密實勝諸家特據以爲百王通義則未必然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每年祫祭此經當依皇氏解之孔疏云取先儒則皇氏別有所據非刪臆說故與鄭異特未知先儒爲譙氏其說之詳如何爲可惜耳

諸侯夏時祫則不禘云云亦依皇氏解之爲合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

箋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

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
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
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識具用七月明
帝用六月是也魯以六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
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
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
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
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販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
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
也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眾言之亦日
百官故任厭罔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屬無臣祭無所擇此
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關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
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胥百官皆足抑謂此
也按脀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
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
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
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
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是常食
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饔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
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饔
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
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饔也錫瑞案白虎通社稷篇云
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
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社稷

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公羊莊二十三年傳解詁曰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白虎通[illegible]祀篇引禮王制曰春薦韭云云與此同蘩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杋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麥也夏之所受長也杋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皆今文家說孫志祖引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即社稷之譌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案孫說是而董子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或後人改之玉藻君無故不殺牛與王制同與周禮異鄭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鄭以周禮為周公所作當為經而王制玉藻是記非經此疏以天子日食大牢為周公之禮食少牢為衰世之禮即本鄭義實則天子日食大牢至士日食特豚皆失之侈當以王制玉藻所言為正也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箋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肉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案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有田祿者先為祭服雖寒不衣祭服與此互相發明葉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以庶羞為生人常食之羞與下二句一例似亦可備一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市廛而不稅

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關譏而不征

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麓山足也

夫圭田無征

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箋

正義曰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負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過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

證三代稅法不同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錫瑞案孔疏以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蓋以其與周官不同王制一書與周官不合與孟子多合孟子言仁政以爲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又以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據孟子說必無周公立法反征關市禁澤梁之理蓋此等苛政始於春秋晏子言山林之木衡施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偏介之關暴征其私內寵之妾肆奪於市當時以爲不德則必非古所有至於戰國習爲故常作周官者著爲定制何休以周官爲六國陰謀之書正指此等而言劉歆乃以爲實出周公而鄭君從之其詠周公實甚當以王制孟子爲正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

箋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

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行過三日錫瑞案前非必殷法此則殷周所同皆孔子爲後王所定制也繁露王道篇五行順逆篇皆曰使民歲不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箋 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家塋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錫瑞案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彼疏亦屬調停之詞三代盛時必無獻田粥田之事春秋戰國蓋已有之所以井地不均兼并齊起商鞅變法遂廢井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孔子豫防其弊定爲田里不粥之制必如此而後井田可久行後世如唐初定制永業口分田民得粥賣不數傳而田制遂壞由不守田里不粥之戒也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 **量地遠近** 制邑井之處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寬其力饒其食

箋 正義曰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幼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醴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錫瑞案司空依今文說當爲三公之司空不當爲六卿之司空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

公卿表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引
別名記同御覽引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論引
衡引書大傳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
地公蓋司空一曰地地公正掌度地量地之事若冬官鄉掌邦事多
屬百工之事而土地屬地官司徒此夏殷官制與周官六卿不同
者鄭引六卿之司空以解三公之司空不知名同實異蓋於今古
文家法未盡瞭然若僞古文周官篇司空掌邦土又
誤以三公之司空說六卿之司空鄭所未及見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蓺堪地氣也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旃裘與絺綌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械

雜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箋正義曰作務之別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粤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內外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白虎通禮樂篇引禮王制曰東方曰夷云云曰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蠻者執心違邪戎者强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者也北方太陰鄙吝故少難化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學立小學大學　箋正義曰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錫瑞案小學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通制說見上此以上皆說司空事以下說司徒司馬此經以司空司徒司馬爲三公之明證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　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焉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徒其居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　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　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　不變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敎也幼者敎之於小學長者敎之於大學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敎以成此士也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敎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不變王親視學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以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

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棄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祿爵也

箋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執所屬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者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曰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屬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圍之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屬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總言者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

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
教放很之人爲之書射書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問
也謂問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
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
習禮問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
云又中年移之歲問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
九年之時鄭注不云問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問年也云亦復
習禮於鄉學者君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大司徒
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
先名俳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
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
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卽
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
能者謂鄉人有賢有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
名則升於夫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
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
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
日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皆禮云學大學者按向書周傳云
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人大學又書傳略
說餘子十五人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
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
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
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胥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

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
安靜舞爲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
聲是也就舞之中籥動也者屬陽籥動靜者陽陰故文王世子云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
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
者以下郎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
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此大樂正之官論造上之中最秀異
者以告於王而升各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
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不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人學為造士者
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人於王亦當升
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爵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
祿郎知凡人任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
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錫瑞案疏所推論鄉人及邦國貢
士足以補經今文說三公司徒主地與周禮以司徒為地官相近
鄭云鄉屬司徒不誤以為六鄉之司徒則不合疏引司上職以此
司馬為掌爵祿者亦不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此經中年考試
其年數不同或由記載參差或本制法損益大氐分別殷周固不
確孔疏以為殷周同亦不盡然當依各經解之為是王者與學校
育人才乃有移郊遂屏遠方者去告焉恐亂羣不得不然必在七
年九年應次不變而後移之屏之王且為之三日不舉其愛惜人
才未嘗不至愛之深故責之備也王太子與凡民俊秀同學序齒
明長幼有序不以富貴驕人太子將來嗣位為王同朝之臣皆同
學之友情誼尤固材能素知其制最善皆後世所當效法者漢書

食貨志曰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與
疏言邦國貢士可以互證白虎通辟雍篇云王制曰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
小學者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

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馬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亦賤

箋正義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論其材故云官材也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錫瑞案今文家說司馬主天謂之天官其位最尊故進退人才皆由司馬若後世之吏部天官掌進退人材之柄周官司馬專主武事與此不同也大司徒教以車甲大戴禮千乘篇

司徒作司馬此節說司馬事無爲辜及司徒當從千乘爲是此或傳寫之誤古重德而輕技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注或以德進三句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究注謂之郊人遠之云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孔疏曲禮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據彼經注疏正可與此經相發明在郊者不能德進事舉言揚而有醫卜小小之技能亦可考課授官然但謂之郊人不得比於俊選卽此所云不與士齒也於此可見古人雖不遺技藝終不重藝而輕德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制斷也卽就也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卽人心卽或爲則論或爲倫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瓦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行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衆

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爲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食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關執禁以識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

案箋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刪
為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創是因之
伏辯錄為要狀鄭康成以為此外朝位在皋門內庫門之外此一
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讐當報甲見
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砍伐而軼中人者遺忘
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錫瑞案注疏引周禮三刺
三宥以解此經義皆可通惟引周禮三公之會期以解此經三公
之參聽則於今古文說殊未瞭然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
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
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
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許慎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
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
物者周之制也許君以古說為周制今說為前代制此經上文明
云天子三公九卿則三公當如今尚書說為司徒司馬司空不當
如古周禮說為太師太傅太保甚明何得以周禮之三公說此經
之三公乎茲於孔疏之傳會刪去不載並訂鄭注之誤圭璧金璋
王引之云金當作宗宗者琮之段借字隸書宗金二字相似故宗
譌為金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
琮不粥於市易林需之井珪璧琮璋
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箋正義曰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

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

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箋正義曰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郎從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難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罪當須

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郎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接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家宰故云家宰之屬上文司會直云家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錫瑞案此經與周禮或同或不同蓋經聖人損益兼采前代之制云家宰又云制國用與前家宰制國用正同是家宰亦天子之大夫非周禮之天官家宰司會當爲家宰之屬亦非如周禮司會之屬家宰也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不云三公蓋與前云三公互相明亦非周禮六卿中之三卿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當是副貳三公者大樂正當爲大司徒之副以其皆掌教大司寇亦當爲大司馬之副以刑通於兵市當爲大司空之副以市亦度地居民之一與周禮樂正屬宗伯市屬司徒皆不同此經並無宗伯之官家宰司寇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下必以周禮六卿解之則齟齬不合矣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箋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祖父三是養

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杖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全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曰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中而為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亨太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用之者謂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錫瑞案注云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與經上文合自是確解而專以為殷制則殊不然經文有虞氏以燕禮云云分別四代此不分別自是通禮何以知為殷制疏引下文右學左學以證不知學分左右必在一處若一在國一在郊豈得遙遙州對為左右乎此皆經本分明因注疏而化康莊為荊棘者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致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温）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

箋（正義曰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致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杖

藝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駮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速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錫瑞案鄭君調和諸說固屬名通然周禮言征斂力役皆近苛故疑出於戰國許君極尊古文亦不盡信周禮也鹽鐵論未通篇曰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政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後漢班超傳曹昭上疏曰妾聞古者五十受兵六十還之者五十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中國而說也白虎通致仕篇引王制曰七十致政又曰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

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較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自從也

疏正義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

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錫瑞案鄭誤解學制皆由誤會此經其實此經義極分明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而言必是同在一處卽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同在明堂四門者也夏貴東而賤西殷貴右而賤左當如鄭說王者相變實亦不過稍示變改非必一貫在國一貫在郊也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質家右宗廟左社稷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是文家尙左質家尙右夏周文故以東爲上殷家質故以右爲上其實本同一處若國與郊相去甚遠安得以上下東西左右兩兩對舉乎疏傳會鄭注皆強說熊氏劉氏之說尤謬今削去不載虞庠在國之西郊當作四郊孫志祖曰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謂無疑又云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焉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校勘記曰按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是也卽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文王世子凡語於郊正義既說西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偏在四郊亦兩存其義也錫瑞案二說證據極明西郊當作四郊無疑惟孫氏能訂經文之誤不能訂鄭注之誤以四郊小學爲東西南北四學其誤實本於鄭引祭義天子設四學既云天子所設如此鄭垂必惑大學不是小學且太子無入鄉學之理太子由公宮南小學入大學行齒讓之禮四學卽明堂四門之學無疑鄭誤解而孫氏沿之故於學制未能了了段玉裁是孫說而顧廣圻非之曉曉爭辨亦

由於學制皆未能暸然也詳見上文白虎通三軍篇曰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與服戎又曰八十不從政云云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 箋 正義曰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錫瑞案此文與孟子合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鐘蘧蒢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修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裔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裔上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錫瑞案此經所云比外傳尤爲仁政今外國有盲啞院亦仁政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

箋

正義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也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錫瑞案大傳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人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詩縣傳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皆與此合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正義曰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雁行也陳用之曰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孔子爲中都宰其民男女別途蓋以此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也

箋

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錫瑞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正義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錫瑞案禮家說各不同孔疏苦心分明猶嫌牽混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據周禮典命四命受器而言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未可以周禮解此經也

又案王制一篇疑是從上節止此節與上下文皆不相承恐是錯簡陳氏謂當在寢不踰廟之上經文未敢擅易姑存其說於此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箋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有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孫希旦曰自此以至篇終皆所以申釋前文而且以補其所未備也案孫說近是此申釋者當別是一人非記者自釋也如儀禮諸篇末之附記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箋正義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其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錫瑞案今文說中國方五千里異義引歐陽尚書說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白虎通論衡皆同此云九州方三千里又小於五千里準以地望尤可徵信蓋以三千里爲平土可耕者其餘二千里則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內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

尺二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箋 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衡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間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

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爲今百二十五里錫瑞案古者以下當爲漢人之言禮家附入記中如大戴公冠篇有孝昭冠辭之比盧植以爲漢博士作孔疏以爲秦漢之際以其中有周尺云云當在周亡後也而以此概全經則謬矣近人多以漢慮傂尺即是周尺鄭君漢人若漢尺即周尺鄭君無緣不知注乃云未詳闕則漢末必同於周矣沈彤周官祿田考據漢尺桂馥謂漢儒已不能定周尺沈氏乃據以分田制祿豈非武斷今據鄭注當從桂氏闕疑爲是正義前後二說有異後人以正義爲謬而各自爲說不知鄭君已不能定何論後人但可得其大略而已陳澔等說今皆不錄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閒田箋正義曰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一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內為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箋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

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人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

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請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正義曰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愼不從公羊之說鄭元駮當從許說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云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

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雍執幹有爽謂諸侯世子未逮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錫瑞案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稿穀而已何君已陰破許君地不能容之疑陳立曰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四十里四倍之亦足容之陳氏引王制解公羊尤爲明確左氏無明說說左氏者以爲諸侯特賜乃有湯沐似近偏枯許從左駁公羊因王制有方伯湯沐視元士之文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疑地不能容如何君說邑止二里則爲地無多王制所云盍以方伯特優假之附庸有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之分則視附庸亦不必五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已比尋常諸侯加增五倍十倍方伯八人其占撥亦無多也白虎通爵篇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執韐有絕謂世子始行也周語晉侯端委以入韋注昭謂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也爵祿疏解已明而公穀左氏三傳不同許君異義見前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下陳立曰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

耳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錫瑞謂陳氏疏通三傳分別世位世祿可謂晰矣而據繁露王道篇曰春秋立義大夫不得世此經云諸侯大夫不世爵祿則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制矣白虎通封公侯篇曰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效也夫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本非全用周制今春秋公羊說有今文家說禮制與古文家說禮制小異而可以相通者亦有說春秋新王之制與古文說周制全異者許君異義多據古周禮左氏義而駁今文如此條云周制世祿當時固有此制而此經云不世爵祿即公羊譏世卿之意此乃夫子深念當時世卿之弊欲爲後王立法去此弊端蓋有廢世卿行選舉之心後世用選舉是從春秋法也王制與公羊傳義本非周法不得以周制繩之後儒但以世位世祿斷斷致辨而王制公羊之義隱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箋上文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不云六禮七教八政細數如何恐讀者不解故此復列細數於後當疑古者以周尺以下爲後人附記故此

數節皆上文所已言而未詳者當時義本口授恐後不能盡知乃更詳言以告後人如儀禮諸篇之有記此節尤曉然易見以上文不詳其目故列其目以附於末也後儒因古者周尺之文疑此經全篇皆出漢儒此聖人定制之意所以不明而其所定之制後世亦未嘗見之實行也

後序

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脗合略舉數則以證其篇首曰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以爲瘖聾跛躄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

雜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卽道不過三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賦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案此與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正同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爲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士作不亦遠乎錫瑞再記